

輔養編

全

3327



8827

天保十三年再彫

輔養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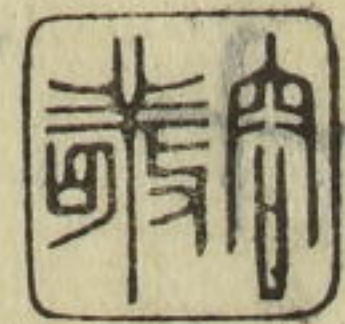
吾祖土津公使醫負土岐重元
者纂是編成於承應元年十一
月乃獻一部于

去五味均平藏

幕朝且頒贈貴戚諸臣程子有
言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
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

然則是編雖僅僅蓋其用意之
深且遠者可以見耳曰命重雕
以永其傳云
天保十三年壬寅仲冬

後孫容敬



吾卧土車公對習食土刻重示



輔養編

程子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
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
昔者周公輔傳成王作幼而習之所見必
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
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

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
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
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
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
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
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一人直日夜則一

待當
作侍

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
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
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
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
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
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
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
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

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

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

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

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

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行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

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
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
官稍遠御案坐講上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
筵爲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
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
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

安得不以爲重

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
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
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
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
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
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

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
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
再而遽有名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
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名禮
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名之
則不往臣以爲名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
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
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名而

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
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
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
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
旣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
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
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无過於此矣
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

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无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

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太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

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

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

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
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
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
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
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
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
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
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

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
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
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
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
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
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
薰貼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
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

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鏢
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
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
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
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
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
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
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

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
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
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
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
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
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
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
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

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名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旣開日

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

一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
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
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
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
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
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
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
講疑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

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
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
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
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
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
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
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
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

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檻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

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

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

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一二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擇臣於草野之中蓋

車養錄
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
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
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
駭笑者雖多而近幸信從者亦衆方將區
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傳於後世不虞
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
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
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

爲信何不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
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
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
待罪之至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
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
欲乞特降聖旨移就寬涼處貴得穩便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通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

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通英講讀漸熟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通英熱恐於聖體

非宜今聞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
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
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
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
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
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
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
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

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
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
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
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
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
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
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
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

車養編
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
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
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
士古必訪諸耆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
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
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
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
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
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
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
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
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
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願臨之言是也
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
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

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

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

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

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

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

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誓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

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
進善之門絕賢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
進德之際而其所以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
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
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
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
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
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

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
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
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
待罪之至

朱子已酉擬上封事

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
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

車養
正則太子正レ太子正レ而天下定矣此天下
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
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
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
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
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敢諫之鼓磬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

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
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
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
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
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
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
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季而不失其天下

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
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
不忘乎先主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
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
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
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食而
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

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
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
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
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
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
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詩曰豐木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賈誼保傅傳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備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
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
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
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
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

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
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
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
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
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
得收膳卽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
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
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
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

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作輔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提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

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

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

臣故曰選左右蚤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
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新書戴記及西

漢書互有異同以新書爲正

輔養編終

竊惟輔養幼主之法其來尚矣記曰虞
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其法往往散見
經傳然文辭簡古次第不詳故後生淺
學難遽考據焉右經筵劄子及上太皇
太后書程夫子旣挺命世之才身處勸
講之職披瀝肝膽傾竭悃誠所欲輔導
幼主而成成王之德者也嘗謂事君如
周公者可也其言可證焉朱夫子已酉

封事方欲警動孝宗之心而爲長久之計頗述賈誼之言而說師傅之義實出於愛君憂國之忠誠而後世所當爲矜式者存焉賈誼保傅傳暴秦之後無言先王輔養之法者特有此篇在焉程夫子旣採其言朱夫子亦以爲定論蓋此非附會之臆說必有自來爾此亦所不可不併攷者也若欲冀於詒謀燕翼之

美者先由此數者而詳察之則必當得知輔養之大體而於夫經傳散見者亦盡貫通而施置矣偶有同志請輔養之說者區區譎陋亦未能知之於是探索諸書而得此數篇遂纂次爲一書出而示之相與講論之或病書之無可稱呼故不得已名曰輔養編因記其旨趣於卷末云

承應壬辰冬十一月南至操齋土岐長元

謹書

輔養編跋終

